

Searching for a Better Mission Field

董俊蘭 牧師

今年是迦南教會設立25年紀念，我們的年度主題是：「擴展宣教領域」(Expanding Our Mission Field)。這個主題是第二個版本，原本我提交小會的主題是：“Searching for a Better Mission Field”。

自從2004年8月9日我們到迦南教會赴任後，除了一般的教會事工，如探訪和講道外，我們用了很多時間觀察教會，也和不少人談教會的過去和將來。我們發現，在過去的25年，我們為教會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但時代在前進，台灣的移民和留學生都在減少，我們的第二代愈來愈多，我們已經來到一個相當關鍵的轉型期。轉得好，我們可以脫胎換骨，再創高峰；轉不成功，恐怕會遇上很大的麻煩。因此，站在過去25年的基礎上，我們要好好思考再來的25年，我們的教會何去何從，如何掌握轉型的契機，把教會帶向另一個宣教領域。

設定教會的方向，不是主任牧師一個人可以做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教會，所以擬定未來25年教會走向的偉大工程，必然要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大家一起討論，共同尋找，凝聚多數信徒的智慧和共識，這樣的異象才夠周延，也才具可行性。同時因為是大家共同的異象，才不會變成少數人在追夢，多數人在作夢。因此，我在去年底提交小會“Searching for a Better Mission Field”的年度主題，希望用2005年一整年的時間做“mission study”，藉著多方的溝通，尋找將來25年具體可行的教會異象，然後從2006年開始，大步邁向另一個四分之一世紀，那將是我們共同的夢想，是上帝所祝福的。

當然，我也曾應多數人的期待，擬定了一個初步的方向：「成為灣區各教會宣教、教育和關懷的中心」。不過，我想很少人知道我們有這個異象，恐怕連長執都不記得，因為那是我一個人提出來的，很難成為教會的共識。這也是我後來相信必須花一年的時間，大家一起來追夢的原因。

可惜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有些超出我所能掌控的意外發生，追夢的工作，只好留給大家去完成了。不過，我還是樂意貢獻這一年來，我在迦南教會的所見、所聞和所思，希望對大家思考教會未來的方向時，有一點幫助。

依我一年的觀察，我們教會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時代的轉換。過去25年，我們教會的定位在於提供從台灣來的移民和留學生一個信仰和心靈的家，讓這些遊子可以聚集，一起敬拜上帝，互相扶持，讓我們在第二個家鄉的生活能夠更蒙恩，走得更有力量。在這段期間，我們的信徒的來源，有一部份是我們去傳福音得到的果子，但來自本來在台灣就信的弟兄姊妹的比率應該不低。但是時代在轉變，近年來從台灣來的移民和留學生都減少了，甚至還有回流的現象，我們教會就有不少迦南僑回到故鄉定居、工作。這些外在環境的轉變，使得現成信徒的來源少了，所以我們教會若想繼續成長，必須想辦法向未信的同鄉傳福音，否則有一天我們信徒的來源會枯竭。

因此，我們的宣教要加強本地的部分。我們教會每年花在宣道的經費大約二十萬，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們的宣教區包括故鄉台灣，還有中國和墨西哥；我們有短宣隊，也派了長期的宣教師。這些以全球為標的的宣教必須繼續，因為回饋故鄉，還有幫助其他需要福音的地方，我們都應該盡力做。但在這些需要繼續經營的宣道之外，我們要加強本地的宣道，這是我們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命脈，不做本地宣教，我們的信徒來源會減少。

本地宣教的方法和方向，大致上可以分為校園和社區兩大類。我們以前就做過校園傳道工作，目前英語部的中堅，華語部的菁英，還有活泉團契的成員，大部分來自校園事工。不過，校園的工作好像停過一陣子，今年又開始啟動，宣道部已經開過會，希望沒多久可以付諸行動。社區工作比較複雜，基本上，我們很難直接請人來信耶穌，而必須尋找一個接觸點，

讓同鄉先對教會有好印象，然後再加進福音事工。因此，通常社區工作都以非福音性的事工開始，尤其是兒童和老人的事工，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在上班，需要安頓小孩和雙親，就算是已經上學的兒童，因為台灣人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而且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訓練，所以如果我們有很好的事工，可以滿足這些需要，不只能吸引兒童和老人，還可以因此把家長帶進教會。當然，這個事工相當龐大，軟硬體設施都要夠才能作。推行這些事工的另一個困難，是華人社區、同鄉會和台灣會館等也都在做，所以除非我們能做出特色，否則很難生存，更不用說要用來傳福音了。當然，只要池子裡有魚，釣魚各憑本事，只要我們有周詳的計畫，用心地推動，未嘗沒有機會，尤其這是我們的生路，沒有要不要做的選擇空間。

我們教會所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語言和內部整合的問題。我們有三種語言的聚會，很自然地形成三群信徒。這三群信徒之間的感情和聯絡，坦白說，很弱。英語部辦洗車的福音事工，台語部很少人知道；台語部辦演講和門徒學苑，也幾乎看不到英語部和華語部的信徒來參加。所以，雖然我們仍然宣稱整個迦南教會是一個 *congregation*，我們也一直努力地去維持，但不幸的是，我們正走向三個 *congregation* 的危機。分成三個教會，這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但萬一這是時代的趨勢，恐怕我們想播也播不了，所以我們還是要提早正視這個問題，免得時候到了，大家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如果我們的本地宣道做得好，可以讓教會增長，但也可能加深上述的危機。因為新的兒童會流向英語部，年輕人到華語部，只有四、五十歲的會到台語部；這當中英語部比較獨立，但台語部和華語部不會搶年輕人，尤其是校園事工得來的魚？如果年輕人都到華語部，台語部將日漸凋零。這些事我們都不願意見到，但也由不得我們當鴛鴦，只有從現在開始面對，大家開誠布公地來討論，才能未雨綢繆，找出一條三贏的生路。

第三個挑戰，是我們的 *Taiwanese* 還能維持多久？我們會變成一間 *Asian* 的教會嗎？這是所有台美教會共同的問題，不是只有我們遇到而已。我們的第一代很單純：從台灣來，以台語為主。但因為台灣本身也在改變，過去的三

、四十年，華語已經成為真正的「國語」，所以到美國沒多久的移民和留學生，只要年齡在四十歲以下，都習慣使用華語。而我們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雖然上過中文學校，會講一些華語和台語，但基本上講的是美國腔的英語，思想行為很美國化，只剩下皮膚還是黃色的。很多信徒都有這種經驗，我們帶第二代回台灣，他們和阿公阿嬤講不了兩句話，吃不慣清粥小菜，不喜歡碗粿和米糕，整天往麥當勞跑；父母興奮地跟他們說：「這是老爸和老媽出生、成長和談戀愛的故鄉」，他們只能淡淡地說：「是喔」，而且還是用英語講的。這些第二代因為有第一代的影響，對台灣還有一絲感情，但第三代就更難了，如果第二代結婚的對象不是台灣人，第三代恐怕連皮膚都不一定是黃色的，那時就更難和台灣扯上關係。和台灣愈來愈疏離，這當然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但也是我們無法抗拒的，因為我們住在美國。所以，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現實，提早因應。

總而言之，在未來的25年，我們最少要面對上述三個時代的問題，這三個問題沒有一個是簡單的，所以需要一段時間，大家用心地做一些研究，還要有一連串坦承的溝通，才能訂定長期又合適的異象。這也就是我原本把今年的主題訂為 "*Searching for a Better Mission Field*" 的原因。

